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三回 丑媳婦隱妒侍夫

詞曰：功名捉鼻誰爭競，無端一與傲天幸。所志在風流，天翻各闕儔。從有天府妾，勉聚同心結。還愁薄命人，准逃前世因。

大凡天下之事，多有不平。那田北平是個丑男子，娶得來的媳婦，卻又是美麗的佳人。若是俊雅才華的丈夫，偏娶著一房醜陋的夫人。俗語說得好，姻緣本是前生定。這都是命裡注定，非後人力所能為。閒話休題，言歸正傳。且說田北平求親之事，卻說湖廣江陵府，有一個學士，姓唐，名溼，字子才。自幼年讀書，眼空四極，名塞□間，出赴科場，早登甲第。先從學士出選臨民，每多德政。一日公務已清，退居內署，歎道：「目下便要告休，暫圖安逸，怎奈封疆多事，朝廷命臣下各舉邊才，那些當道諸公，文章擢薦，不日就有重任相加，還喜得簡詔未到，且圖幾日安閒。只是一件，下官才固有餘，貌亦未嘗不足。少年的時節，只道天不生無對之人，定有個絕色女子與我聯姻。誰想娶著的夫人，竟是當今的嫫姆，劣狀多般，穢形畢集。只有一件還感激他，世間的丑婦，沒有一個不妒的，世間的妒婦，沒有一個不悍的，他於妒之一字，雖然不免，還喜得妒而不悍，是他短中之長。下官新娶兩房姬妾，一個姓周，一個姓吳。周氏的才貌雖不叫做一全，卻能主持家務。下官得了他，可免內顧之憂。吳氏既有太真之美，兼饒道韞之才，自是當今第一個女子。夫人待此二妾，也還在賢妒之間，實惠雖然吝惜，虛名卻肯均施。每到飲酒宴行的時節，任我倚翠偎紅，隨他獻嬌逞媚，不露一點妒容。只到酒殘歌闌之後，尋衾問枕之時，方才露出本相來，不許下官胡行亂走。噯，我想男女行樂，何必定在衽席之間，只此眼底留情，尊前示意，盡有一種不即不離之趣。只是難為了姬妾些兒。這也是紅顏薄命之常，只得由他罷了。下官今日拜客回來，則索與三位夫人，宴樂一回。」正是：培養精神虧丑婦，維持風月賴佳人。

卻說唐夫人在內堂玩耍，說道：「身才七尺，腰僅兩圍，窄窄金蓮，橫量尚無三寸；纖纖玉指，秤來不上半斤。貌遇花而反羞，真個有羞花之貌；容見月而思閉，果然是閉月之容。想我這付嘴臉，生得這般醜陋，就該癩蹇一生了。誰想嫁著唐郎，竟是當今的才子，他得中之後，我又做了夫人。這就叫做：前生不作紅顏孽，今世應無薄命嗟。只是一件，他近來娶了兩個妖精，一分礙眼。我心上其實容不得，要下毒手擺佈他。只是仔細想來，唐郎近日舉了邊才，詔書一到，就要去赴新任。料想多事之秋，帶不得家小，等唐郎赴任之後，尋兩分人家，打發他就是了。這也有限的日子，何須苦做冤家。只是一件，看便許他看看，若要時常到手，卻是不能夠的。只好在新婚的時節，賞賞滋味罷了。叫丫環整備家常筵席，好待老爺回來。」

丫環道：「曉得。」唐子才御了公服，步入後堂，說道：「苟免應酬煩，且效于飛樂。」見了夫人道：「夫人我為應接紛紛，忙了半日，此時稍暇，只該飲酒，可曾備有家宴麼？」夫人道：「備下了。叫梅香喚出兩位姨娘來。」梅香應道：「曉得。二位姨娘有請。」周氏、吳氏一同步出後堂，見過了老爺夫人。

夫人道：「梅香，看酒來。」周氏、吳氏二人，送過了酒，一同入席，大家歡飲一頓。子才道：「夫人寬飲一杯，二位，來來來，大家飲兩杯。」對周氏道：「我已經改升邊缺，不日就要起身。與你交杯之日尚少，不知何年，重複交杯。」攬抱周氏，共飲了一巨觴。復攬抱吳氏，又飲了一巨觴。夫人看見這等行樂，心下甚是不耐煩，便說道：「相公，你醉便醉了，也還要穩重些兒。」子才仍復回席，暢飲一會。只見老院子，持京報從外而入。跪稟道：「老爺，京報人到了。報老爺高升經略使，巡視南邊。」子才道：「知道了。叫他在外面候賞。」

老院答應而出。子才道：「夫人，下官既有王命，少不得就要起程，家中之事，都要付托與你了。這兩個姬妾，都是好人家的兒女，又且德性幽閒，我去之後，全仗你看顧他。」夫人道：「你自放心，都在身上，決不奚落他就是了。」子才道：「家宴筵開，簡命忽至，令人從起別離情。且飲盡杯中酒，沉醉交歡，止今宵，到明朝早起相送行。」夫人道：「丫環掌燈進房。」扯住子才的手，一面走，一面說道：

今宵還與君共枕，明早夫君便登程。

莫把良宵耽誤過，同我上牀好錢行。

子才便回顧周氏、吳氏，被夫人扯進房裡去了，不得與二人交歡行樂。周氏對吳氏道：「他二人鬧鬧熱熱進房去錢行去了，丟你我二人在外，冷冷淡淡，如何是好。」吳氏道：「不要怪他，我們有了這種姿容，原該受苦，若還也像那副嘴臉，自然有好日子過了。」周氏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吳氏道：「姐姐，今晚不如到我房裡來去睡，還有鬧熱之處。」周氏道：「你也是個女子，有何鬧熱之處。」吳氏道：「我有一件東西，同那話兒差不多。大家來去鬧熱。」周氏道：「如此我又來分惠了。」二人也相攬入房去了。

且休題唐子才分別上任之事。卻說何夫人，與張一媽約定到菩提寺進香，兼相女婿。寺內和尚，急早起來，拜佛上香。

便道：「寺院門前鶯噪，知是舍財吉兆。若無信女燒香，定有善男設醮。茶湯及早安排，果品預先理料。獻齋的攢盒一收，募緣的疏簿就到。莫怪我出家人，都有醫不好的貪嗔，須知和尚們，有脫不去的常套。自家菩提寺中，一個住持的便是。今日天氣清明，怕有人來燒香還願，則索打掃禪房伺候便了。」

田北平攜著正生說道：「莫笑世間花貌丑，戲場裡面不能無。」正生道：「大爺，你說我們兩個來到這邊做甚麼？」北平道：「特來相親。」正生道：「大爺便是相親，據在下看來，只當還是做戲。」北平道：「做的是什麼戲？」正生道：「今日做的戲文是演西廂，要與那俏鴛鴦奇逢在大雄殿上。恁要在畫中求寵愛，教我在影裡做情郎。」

北平道：「你來做張生，我追陪你遊玩的，倒是個法聰和尚了。」正生道：「只怕這美號也難當，那有倒禿不全的法聰和尚。大爺且往這邊來去。」

卻說張一媽隨著何夫人與小姐，一直竟向寺中而來。何夫人說道：「□幅長幡，繡著個佛像，眼是光明藏。捧來奉獻梵王。但願祈保亡者超昇天界，生人福壽安康，賜一位好東牀。得女兒於歸，早把做娘的心寬放。」一媽道：「來此是了。請夫人小姐一同進殿上去。」住持和尚帶了兩個徒弟來掛長幡，敲鐘□□夫人小姐□□□□佛□獻菩薩□八□□一邊□□□□也隨後行了禮，住持請夫人小姐到裡面去吃茶。一媽道：「眾位師父請便。待我請夫人小姐隨喜，一會進來吃茶說是了。」眾和尚都退開了。一媽道：「遠遠望見個官人們來了，夫人小姐請辨了眼睛細看一看。」一正生道：「方才進得寺裡迴廊，□參了韋馱，謁罷金剛。只聞得寶殿上風，來降檀香，內帶著蘭幽香。」北平道：「我和你同到殿上走去。」

夫人與小姐留神細看著正生，北平與正生偷眼去看小姐。

正生暗道：「看著那俊俏的面龐，好教我心癢，險些把跳東牆的腳兒高張。怎當他前有夫人，後有紅娘。只道是做張生，全要風流。怎奈這個鄭恒，就在對面當當。」夫人道：「一媽，方才這兩位，那一位是田郎？」一媽道：「那一位絕標緻的就是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果然好個人物，我兒，你道怎麼樣？」小姐道：「姿容便好，只可惜輕浮了些，竟像個梨園子弟的模樣。」一媽道：「那不要怪他，只為近來的文人，都喜歡串戲，他也曾串過正生來，所以覺得如此。」夫人道：「這等說，我女兒的眼力其實不差。」小姐道：「超外初無脫，清中自有狂。為甚的讀書人，忽入優人陣。終不然登科及第的人，定是這等風塵樣。」一媽道：「請問小姐，這頭親事還是許他不許他？」

小姐道：「且慢，待我仔細再看他神情，靜聽他的聲響。」一媽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進禪堂去了，我們也隨進去看來。」卻說正生對北平道：「這一位小姐，真是天資國色，絕世無雙。大爺你一定是中意的了。」北平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這雙眼睛，是有白花的，看不一明白。求你細講一講，他面上的顏色何如。」正生道：「他的風姿，光如月色；他的顏色，鮮豔如花。」北平道：

「眉眼何如？」正生道：「看他展春山，興欲狂，轉秋波，魂欲散。」北平道：「體態何如？」正生道：「他的腰，好似風前柳，態似浮雲物外翔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說，容顏體態俱好。那雙小腳，約有幾寸？」正生道：「要量他的小腳麼？那西廂記上，有個現成的法子，來去看他踏軟逕的新鞋樣。」指著地下說道：「大爺，你將那驗芳塵的舊法量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竟是一個□全的了。你看，那夫人小姐，也進來了。」心中暗暗的思道：「待我也做些風流態度，與他相相，或者替身相不中，倒相中了正身，也不可知。」遂偷眼看著小姐，裝出許多數不盡的丑狀，他自己一點也不知道。總而言之，自丑不覺就是了。

卻說一媽引了夫人小姐，步入禪堂。一媽道：「他們立在左廂，我和你走到右廂，去細看一看便了。」小姐扯一媽背後，問道：「一媽，那旁邊站的是個甚麼人，就丑到這般地步。」

一媽道：「那是陪他來玩耍的。」小姐見他這般容貌，又裝出許多醜態，遂掩口而笑。北平見小姐喜笑，癡心想道：「你看他滿面笑容，一定是相中了我。」正生道：「若是這等的喜笑，轉令恐懼惶。似這等當嗔反喜的面龐，休說他得意形象，要佳人中意，請男兒自重。勸你把裝作模樣，收藏一收藏。」小姐私自想道：「我起先單看那人，不曾看見這個獸物，所以求全責備，不覺得苛刻起來。如今看了這副嘴臉，再把那人一看，就不覺怨了許多。真個是兩物相形，好醜自見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兒，這位郎君，也看得過，就許了他罷。」小姐道：「但憑母親作主。若論儀容，須再商量。當不得那丑郎君，將他幫襯。」對著一媽道：「你對他說，全虧了那同行魍魎，做了真正的月老，切莫輕慢相忘。」一媽對正生道：「恭喜相公，夫人小姐，都親口許了，快血日，送聘禮過去。」北平一聞此話，便滿心歡喜，不覺作狂大笑。正生見他如此歡喜，背地裡替他忖想道：「賀喜他新婚的話，一張他聽了佳音，便歡喜欲狂，那時把花燭安排迎入洞房的時候，我還替他愁哩。第一愁，進門的時候驚風駭浪。第二愁，拜堂的時候，肚脹氣脹。第三愁，上牀的時候，死推活攘。第四愁，合歡的時候，牛春馬撞。到那時才得個心降意降。甚麼來由，造下了這般孽。」對北平道：「大爺，這下來去打點。」北平道：「田義替我到先生那裡去，揀擇過好日期，送聘過去。」正是：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張一媽見田北平三人去了，來對何夫人說道：「夫人，我對他講過了，就血日，送聘過來。」何夫人道：「你對他講過了麼？如此，我們回去了罷。」正是：

信步游僧院，隨人入講堂。

親親俊雅士，方詐作東牀。

且說田義一日早起，梳洗已畢，說道：「自家田義，雖是賦材敏捷，秉性忠良。只因祖父式微，投入田家為僕，以致青衣世襲，使豪傑無致身之日。猶幸紫陌相連，俾紀綱有見才之地。前日曾以助邊一事，從惠家主，做個尚義之民。且喜得言聽計從，竟著我便宜行事。近日朝廷為兵餉不足，特差宣撫使一員到此搜括錢糧，已曾寫下呈詞，則索往衙門走一遭。我思這一萬貫財，也非通小可，既勸主人助了朝廷，那官府取主要實實在在替朝廷做些事業才好。萬一官侵吏匿，作了紙上的開銷，使家主徒受虛名，邊軍不占實惠，這注錢財就只當委之溝壑了，如何使得。來此，也是宣撫衙門，不免在廊下站立一會，伺候他升堂便了。」候不多時，只聽得內衙發點，三聲頭門鼓吹。不一時，那宣撫使坐了大堂，說道：「下官受事未久，臨蒞方新。蒙聖恩，於兵馬錢糧之外。另加一道敕書，著我搜括軍餉，接濟諸邊。我想這水旱交，J之後，三空四匱之時，本等的錢糧，尚且催征不起，額外的軍餉，如何措置得來。已曾偏差員役，往各郡催提，並沒有分毫解到，好生煩悶。叫左右，有催糧的官吏轉來，速速教他進來回話。」左右都應諾了。只見兩個差官，各捧令箭說道：「赤手回鈞旨，空拳繳令旗。錢糧無著落，常例不曾虧。」二人一直走進大堂繳令。宣撫見了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們轉來了麼？所催的錢糧，解得多少來了？」

差官稟道：「大老爺，那地方官說，年歲凶荒，民窮財盡，一毫也催征不起，故此分文無解。小的們空拳白手，不敢回來。

帶了一員地方官，教他自來回話。」宣撫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

差官傳話出來道：「大老爺教地方官親自進去回話。」只見一員烏紗表衫的官長應道：「曉得了。」便道：撫字在心勞，催科計未高。

自來書下考，參罰豈能逃。

這員官長，聽得呼喚，不慌不忙，從從容容，從角門入丹墀，走上堂上，見了宣撫，行了停參禮，站立在一旁。宣撫道：「你做朝廷的官，就該乾朝廷之事，為何把皇家的功令，視若髮弁？」地方官稟道：「當這水旱交，J之際，三空四匱之時，卑職每自催征，怎奈捱家歎苦，比戶嗟呀。」宣撫道：「本院現奉新旨，還要在本等錢糧之外，另加搜括。何況分內之糧。」

地方官道：「老大人莫怪卑職說，若要另加搜括，只怕青苗未舉，禍發萌芽，朝廷算小憂更大。」宣撫道：「搜括之事即不可行，本院要往民間借貸，可行得去麼？」地方官搖頭道：「行不得，行不得。若肯把私囊來借貸，又何不把正糧完了公家。」宣撫道：「知道了。你且回衙理事。」地方官辭了宣撫，出衙從容去了。宣撫道：「這事把來怎處。」叫左右且放了投文牌。只見一人持了狀，站立牌下，收文人收了狀，即上堂去了。

宣撫看狀，便驚訝道：「原來有個尚義之民，做漢朝卜式故事，要來輸財助邊。怎麼有這等奇事？叫他進來。」左右喚他進去，見了宣撫。宣撫問道：「你就是田萬鐘麼？」田義道：「田萬鐘是家主，小的是抱狀家屬，叫做田義。」宣撫道：「你家主是等何之人，為何有此義舉？」田義道：「小的家主，雖是一個編戶民家，意念深憂。見邊庭空乏，軍士呼籲，主帥無法。

怕的是饑軍潰敗，敵賊擾亂中華，那時節獨木難支，與其把膏腴變做滄桑，倒不如割資財輸助皇家。」宣撫道：「編氓之中，竟有這等義士，可敬可敬。既然如此，本院這裡就要草疏上聞了。你那家主，日後不要懊悔。」田義道：「家主出於本心，又不曾有官吏強逼，何悔之有。只是一件，這一萬貫財，家主也費數年蓄積，既然助與朝廷，但使貧弁不能染指，好吏不得侵漁，使家主一點忠君愛國之心，施於有用之地，這就死而無悔了。」宣撫起身說道：「有其主，必有其僕。不但那家主尚義，可稱草野之忠臣；就是這僕從能言，也可謂風塵之杰士。

本院一面草疏上聞，一面發批起解。不必另差官吏，就煩你主人親解便了。你家主的義氣，實可誇獎，就是你僕從能言更可嘉。這籌邊偉略，經國謀猷亦非假。你起來站了講話，我豈敢把你僕來看待。你將來未必居人之下。」田義道：「請問老爺，萬一家主有事不能前行，可好容小人替代？」宣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竟用你前去便了。你回去對家主說，倘若邊疆報捷，海宇承平，一定要敘功請賞。不但家主身榮，就你也有好處。少不得仿前徽與文子同升故事。」田義叩謝而出。宣撫道：「吩咐封關門。今日竟有這等奇事。」正是：

節鉞籌邊力不勝，豈知尚義出編氓。

從來禮失求諸野，到此方知我輩輕。

卻說田北平自在菩提寺相親回來，選了吉期，送聘迎親。

吉期將至，便自己躊躇道：「我田北平央了替身，相中那頭親事，今日迎娶過門，眼見得第二位佳人，又被我騙上手了。只是一件，他進門的時節，看見新郎掉了包，一定要發極。那以前吹滅花燭，暗中摸索的法子，只可偶行，不堪再試，須要另生一計才好。如今親事將到，並沒有一毫主意，如何是好。」

正在憂疑不決，左思右想之時。只見田義歡歡喜喜走得進來，說道：「義舉初成，佳期又到。回復東君，一齊歡笑。大爺，恭喜你！」田北平道：「你回來了麼。助邊的呈子，准與不准？」田義道：「豈有不准之理。宣撫老爺看了呈詞，不勝之喜。

說他日海宇承平，自然要敘功行賞。大爺的前程有望了。」北平道：「前程不前程，先去□萬金。將來沒好處，我只埋怨你這退財星。」田義道：「還有一件，那宣撫老爺，不肯差官起解，竟要給了批文，煩大爺自己送去。田義說，家主有事，不能前行，將來是田義替解了。」北平道：「這樁事，是你尋出來的，你自去承當，不干我事。我如今正在煩悶的時節，不要來添我的愁腸。

」田義道：「做親是好事，有甚麼煩悶。」北平道：「前日是央人代相的。難道見了正身，沒有一場做作。」

田義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大爺你莫怪我說，前面那一次成親，都是你自家不是，做壞了規矩，所以有許多氣喘。自古道，夫乃婦之天。進了你家的門，就是你的人了。怕他強到那裡去。那吹燈掩飾之事，都是多做的。」北平道：「依你講來，該怎麼樣？」田義道：「大爺的夫綱，就該從進門的時節整起。他若還裝模做樣，不肯成親，大爺就該發起惱來，或是尋事打丫環，或是生端罵奴僕，做個打草驚蛇的法。婦人家都是膽小的，自然不敢相拗了。」北平聽了這些說話，於是大喜，說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少刻進門，就用此法。你且迴避了。」田義各自理事去了。北平道：「如今轎子將來到了，待我預先發起威來，省得臨時整頓不起。」便裝威作勢，叫丫環小使，「替我收拾洞房，點起花燭，門前掛了彩，爐內燒了香。少刻新人進了門，若有一毫不到之處，每人重打三□板，一板也是不饒的。」眾丫環小使都應道：「曉得。」說話之間，只聽得笙歌嘹亮，鼓樂喧天。一個小使來請道：「花轎到門了，請大爺到廳上來拜堂。」北平裝威作勢，搖搖擺擺，步出大廳。嬪相贊禮，大吹大擂，夫婦雙雙，同拜天地祖先畢。吹吹打打，掌燈送入洞房。

北平與何小姐對面坐了，吩咐眾人道：「你們都出去罷。」眾人答應而去。丫環揭去了紗罩，何小姐一見，遂吃大驚。暗道：「前日相的是那一個？這是他的陪客。為何那人不見，倒與暗客做起親來。我知道了，這都是巧計兒裝成的圈套。他分明是玉鏡台前的老糊塗，不知把誰家劉阮扮做仙君，指定了道旁玉潤。到如今把村郎換去了仙郎，也教人方悔迷津。」又低頭清看道：「世上的醜人也有，何曾丑到這般地步？仔細看來，竟是個鬼怪了。難道我好好一個婦人，竟與鬼怪做親不成。我且坐定了，不要理他。」北平道：「叫丫環斟起合盞杯來，待我勸新人飲酒。」丫環斟了酒，北平舉杯勸道：「娘子，你進了我家的門，就是我家的人了。勸你不要愁煩，飲幾杯酒好睡，休愁悶，今生配偶已自前生早結定。非無緣分，但想起足上紅絲已係定，把滿面妍媸，都休要論。若是沒有緣法，縱然是潘安對面，也難相認。」何小姐聽了此言，遂掩面而哭。北平發怒，說道：「怎麼，夫乃婦之天。我做丈夫的，好意勸你吃酒，你酒倒不吃，大啼哭起來，難道走進大門，就要與我反目不成？我有道理，叫丫環！」丫環應道：「有。」北平道：「我如今斟上一杯酒，委你去勸勸，他吃乾了就罷，若還剩了一滴，打你三□皮鞭。把那軍令，移來合盞。」丫環斟酒去勸，何小姐不飲。北平對丫環道：「委你去驗杯，看吃乾了不曾。」丫環驗道：「稟大爺，原是滿滿一杯，並不曾吃。」北平大怒道：「扯下去打。把無情的捧打。梅香，略略示些夫綱的嚴令。」

這一個梅香，扯了這個丫環去打。打完，北平道：「如今又委你去勸，若還不飲，少不得也是三□皮鞭。」梅香斟了酒，跪勸道：「大娘，我是有病的人，經不得打，勸你吃了罷。」何小姐暗想道：「他那裡打丫環，分明是嚇我。我想，走進了這重牢門，料想跳不出去。今日的失身，自然不免不了。倒不如捏了酒杯，吃個爛醉，竟像死人一般，任他蹂躪便了。省得明明白白看了那副嘴臉，不由人不害怕起來。說得有理。」還轉過面來說道：「你且起來。我如今不害你了，你只管斟，我只管吃。拚了一個醉死，也強如別尋短計。」梅香方才起來，何小姐舉杯道：「借這酒來權消悶，要那魂不附體，全靠這曲孽把人殉。」把酒吃乾，道：「我還要吃，快些斟來。」梅香連斟，小姐連飲，道：「但願我的命，隨這杯盡何妨。」連覆數杯，何小姐吃得大醉。北平歡喜道：「妙哉妙哉！被我一陣虎威，弄得他伏伏貼貼。如今慢檣搖船捉醉魚，何等像意。比當初吹滅了燈，暗中摸索的光景，大不相同了。」叫丫環，「擎燈高照，待我扶新人上牀。」新人醉了，把手扶著新郎走。說道：「風流降服閨中俊，紅鸞喜事今番聞。腮緊？h時，？T緩褪，鴛鴦被裡異香噴。」北平這番做親，新人已知他的陋臉，但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